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4年3月8日 星期五
第1092期

鱼通文化

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

吴明刚

房名作为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涉藏地区尤其是农牧混合区是较为普遍存在的,至今在许多地区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功能。对房名的研究涉及藏族的婚姻和继嗣制度、血缘关系、家庭组织、居住形态等各方面。鱼通人的房名文化是藏族房名文化的一种地方形式。

房名的由来与演变

一、房名的含义及其意义
房名鱼通话称之为“够”或“仓”,汉译为“家屋”的名号。其表述方式一般是在各家的名后加“够”或“仓”,如“搅布够”“俄乐仓”等,意为“搅布家”“俄乐家”。据调查,在鱼通话中,“够”与“仓”为同一含义,其区别在于:“仓”原本为藏语概念,多用于书面语言;“够”为鱼通话概念,多用作口头语言。根据鱼通人“仓”“够”两个概念混合使用的情况来看,鱼通人的房名及房名文化应源自于藏族,是藏族房名文化的一种地方形式。

房名虽然指的是“家屋”的名号,但是在鱼通人的文化中,“家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自己家所居住的房屋”,而指的是“祖屋”,即同一个父系血缘集团所共有的第一代男性祖先所拥有的“家屋”。当其第一代男性祖先对其“家屋”命名后,这个“家屋的名号”便固定下来,并由这个“家屋”所繁衍出来的所有男性子孙一代一代继承下来,成为这个家族所有子孙后代共同的名号。

房名对于鱼通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房名是鱼通社会中血缘认同的凭证。在鱼通人看来,凡具有相同房名的,不论他们是否同居一处,是否相互认识,他们都可凭借相同的房名来确定相互间的亲属关系,认同为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种认同是鱼通人处理社会关系的基础。当被认同为同一个家族后,相互间便具有了亲戚关系,便在该家族中拥有了与其他成员相同的权力与义务。如相互帮助,共同对外,禁止通婚等。相反,如果相互间的房名不同,则表明两人之间不具备血缘关系,不属于同一个家族。

其二,房名是“鱼通”人的“根”。鱼通人认为,同一个家族的成员都发源于同一个房名。因而,房名是一个家族的“根”。换句话说,一户人家如果没有房名,则意味着他们在当地是没有“根”的;没有“根”的人家在当地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因此,在鱼通人的观念中,鱼通人可划分为“本籍”和“客籍”两大类。“本籍”是地道的本地人,而“本籍”与“客籍”区分就是以是否有房名作为依据的,有房名的就是有“根”之人,是本地人;没有房名的则为外来户,他们在当地是没有“根”的。

其三,房名为家族之名,相当于汉族社会中的姓氏。历史上的“鱼通”人原本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姓氏的,家长在给子女命名时,往往是请公麻卜算取一吉祥名字即可。但是,吉祥的名字往往最容易重复,如“扎西”(意为吉祥)一名,同一个村子中就可能出现两个甚至更多的这个名字的男孩,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就在名字之前加上房名进行区别,人们根据前加的房名就会知道,这个是“张家的扎西”,那个是“李家的扎西”。如“噢耀”家有一男子,取名“扎西噢耀”(意为吉祥如意),因此全名叫“噢耀·扎西噢耀”;而“昂尼”家也有一个名叫“扎西噢耀”的男子,因此,他的全名叫“昂尼·扎西噢耀”。在这里,“噢耀”“昂尼”便具有了姓氏的意义。清代以后,汉族开始在“鱼通”流行起来,许多人家都开始使用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鱼通人与汉族人的交流日益加深,到学校上学会遇上汉族老师,到政府办事会遇上汉族干部,生产队里劳动也可能有汉族计分员、汉族会计……汉族姓名开始普遍使用。但鱼通人心目中,汉语、汉名依然没有房名重要,因为他们知道鱼通人的汉族大多是清代时,因赐姓、改姓、拜庙得姓、拜干爹干妈等方式而取得的,不具备血缘识别的功能。

二、房名的继承与发展

鱼通人的房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房名,即一个家族最早形成的、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房名,如英里、测莫、安妥、俄乌等。这类房名往往与该家族始祖的名号相关,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其历史的长短与该家族的历史相同。一类是派生房名,指的是在原生房名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新房名,是对原生房名的发展。

单线继承。鱼通人的房名是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如果一个房名消失了,就意味着一个家族消亡了。但鱼通人的房名传承采取的是单线传承。即在一个家庭中,当子女们长大成人后,女儿便出嫁到另一个家庭,成为另一个家族的成员,协助另一个家族完成房名的传承。男孩子中,父母会选择一留在家中(一般为小儿子)与自己一同生活,并为自己养老送终。

高原上的村子
众多的藏语排列成诗
打磨,消瘦
简单精致
喧嚣沉寂
离开是一场细雨
归来是一场宿醉
温暖的屋檐,收留最后一次流浪
一颗心,轻轻地放下,干净地安置

夏天来了捡松茸
秋天来了酿新酒
冬天来了,铜制的火炉
话语和笑容在上面跳舞
活着的日子里不长不短
活着的滋味不咸不淡
像羊懂得雨露
像羊知道吃草
一头牦牛驮来简单的生活

每天就喝一种茶
衣服就穿那几身
在家像一壶酥油慢慢沸腾
出门像一条小河悠悠流淌
手指念想,形体无拘无束
阳光畅达,灵魂自由自在
民间的烟火,熟悉的宿命
落地生根
牢牢地镶入身体

中间流着一条河
河边坐着几栋房
一座木桥站在河中央
摇晃着并不富裕的时光
几辈人嚼着一粒青稞成长
俄色树胡子都白了
村子还是那么大人家还是那几户

春天来了播青稞

简单生活

谢臣仁

高原笔记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心路历程

最后一个罕礼

胡庆和

有人说,川藏公路是高原通向北京的金桥,也有人比喻它为西部奇路。而我却这样理解:在不通火车、神鹰飞过的年代,它是青藏高原上的苏伊士运河,多少年来运进运出多少物资和人员没法估量。作为进出藏人员、车辆提供食宿服务的兵站,从微观上看,它是一个个旅馆,只是穿了军装,变得神秘;从宏观上看,兵站是这条运河上的一个个码头、港湾。

在康巴高原海拔三千多米的一个兵站,我曾经当兵6年,任文书。

甘孜,藏语意为洁白美丽的地方,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地。我们站是大站直属站,称之为甘孜兵站,而大站称之为甘孜大站,二站相连,中间以墙相隔,但又相通,墙开一门,通一便道,共用一个花岗石砌的大门。地方同志,不明其情,往往称甘孜大站、甘孜兵站均为甘孜兵站。这个称呼对于大站官兵来说,有点接受不了,觉得贬低了,受委屈了,常常对相关同志说,大站是大站,小站是小站,二者不能相提并论。但有的地方同志说,小站是兵站,大站也是兵站,都是“金球玛米”。对兵站称小站,甘孜兵站的兵也不服,嘀咕道:兵站就是兵站,不是小站。大站官兵反驳说,有大就有小,符合辩证法。兵站的兵又给回去:雅安大站和雅安兵站共处一地,但没有人称雅安兵站为雅安小站,难道高原兵站海拔高了,身份就必须降低变小?

上级机关官兵有看法,甘孜兵站领导得重视。“滴滴答答”,紧急集合的号音由我在办公室的电唱机上放响,杨树上的那个高音喇叭就把全站官兵召集在兵站四合院内的泥土坝子上听指导员训话。他说,当兵的就得有当兵的样子,大站是上级机关,懒散一点没关系,我们是基层兵站,如果都像大站官兵学,没有任何好处。打招呼的领导是兵站指导员,矮胖,腿短,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小队长,于是有人将《沙家浜》中的那句经典唱词“老蒋鬼子青红帮”联系起来,就给他叫鬼子。有年初冬之夜,突降大雪,战友都进入梦乡,这时“鬼子进村了”,大声喊:鸡巴人些快起床!炊事员们睁开一对不解的目看向干啥?“烧胡辣汤,送给站人员喝”。汤熬好后,他和“几个鸡巴人”端着碗把汤送进一个个住站人员的宿舍。

取外号,并非有故意,而是找乐子、好耍,也是官兵关系融洽的反应。

在甘孜大站直属基层单位中,共有三个基层单位驻甘孜,除甘孜兵站外,还有甘孜仓库和甘孜油库,三个单位作主当家的都是指导员,至于站长、主任都没有当家作主的印象。三个指导员印象深刻,都是好人,但性格修养素质有差异,被战士们取了外号,即兵站指导员叫鬼子,仓库指导员叫麻子,油库指导员叫杆子。鬼子的来源如前所述。麻子的来源表面看是他脸上长有许多星点般的雀斑,实际上借此赞扬他点子多,关心战士,试举一二:我们同年入伍的一战友,借管理仓库之便,顺走几床被盖卖钱,被警告处分关禁闭。麻子对他说,别当兵了,退伍回乡。这个战友本已变好,当兵不到两年(那时服役期最少三年)就退伍脸上实在挂不住,哭着说,我党没入,干没提,这样回家,如何见江东父老?麻子说,你在部队已没前途了,走,坚决走!在部队没入,回地方爬起来!这个战友高中毕业,有文化,回家找出高中课本复习,第二年考上大专跳出农门。我们感到奇怪,一个受处分的人,能考上大学,政审能过关?从后来的文书嘴里道出了秘密。麻子去大站政治处从档案里抽出了那个处分决定。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制度如阳光普照,但它的光芒却未能照到基层兵站——不能擅自报考。本来恢复高考后,我们这批入伍的文化兵们都很高兴,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把带到兵站的《高等数学手册》高中阶段的代数、三角、几何公式背得滚瓜烂熟,但迎接我们的是一盆冷水——一个团级单位只分到一个报考名额,而这个名额分到所属的卡集拉兵站。卡集拉兵站在西藏,是川藏线海拔最高、闻名全军的红旗兵站,海拔近5000米(是全国海拔第二高兵站,唐古拉兵站海拔全国第一),唯一的高考指标划给它,也属于合情合理。

但事与愿违的是,得到高考机会的这个战友并没有抓住机遇,他从高海拔兵站来到千里外的大站机关驻地复习,走进温柔之乡后就陷落了。那时的甘孜虽然是个海拔3400米的高原小城,但依然是个花花世界,它是川藏高原上的大城市之一,据说当年除拉萨外,城市规模属第二。这个战友长相标致,吸引了多少姑娘的火眼目光,他忘却了走下雪山复习备考的使命,常和县城的美丽姑娘出双入对,或逛大街,或看电影,最后名落孙山。麻子很心疼,逢人就说,部队培养人不能光看“帅不帅”,还要看“诚不诚”。他说过这话的潜台词是他的一文书很诚实沉稳,需要部队培养,他得为他争取机会。他说话大站首长把唯一译电员培训的机会给了他手下的一个文书。

这人文化程度一般,但因麻子帮忙,他在短期培训结束后成为排级干部,由战士转为每

月拿52元工资的军官,我们这批好羡慕。要知道,我们那批到甘孜大站服役的兵190人,最后只提干3人(其中一人是因上中越自卫还击战战场得到提拔)。仓库的兵不到十人,两个有文化的兵都有出路,在这我们这批兵的心里引起波澜;好事别人连连沾,累活我们连续干,这是什么世道?公开发牢骚之人是油库乔文书,高中生,是我们一道入伍的战友,他的牢骚话传到油库翟指导员耳朵里,指导员就找乔文书谈话:少发牢骚,多练本事,机会是为有志之人准备的。乔文书说,翟指导员是军人的标杆、楷模,他说得有道理,我服。乔文书的写得漂亮,知识广博,复员后考入税务系统工作。杆子的名号在我们士兵中传开了。

在我的眼里,翟指导员确是军人的标杆。说他是标杆的理由之一是他的形体,长得高,结实,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有人说,兵站兵,少穿兵,吃得好,要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有次大站召开驻甘部队军人大会,地点在大站灯光球场。这个篮球场是全县除县委的球场外第二好的篮球场。兵站和仓库官兵距离近,先一步到球场坐定,油库离此较远,有五公里。大站汽车排安排一辆解放牌卡车接油库官兵参会。没有篷布的卡车载着约二十个官兵顶着风尘驶到球场边停稳,士兵们依次有序,一个接一个下车,没有说话声,只有军服摩擦声和走路脚步声。翟指导员扎着武装带,挂一支手枪,军帽上的五角星在闪光。集合、整队、报数后他带领两队士兵步伐整齐、气宇轩昂走向球场为他们留出的座位。座位无座,只是一溜三合土土墩。又是整队完毕,他喊口令坐下,只听“咣”的一声,他们手中提着的小木凳几乎同时放在身后的地面上,那声音仿佛是一个人发出的。此情此景,我想到了两个成语:步调一致,整齐划一。

鬼子有个口头禅让人记忆深刻:“你这个鸡巴人”。赞扬某兵,他说“你这个鸡巴人”,批评某兵,也说“你这个鸡巴人”,初听这都是骂人之言,听惯了却感觉这相当于说“你这个人啊”。一次抗洪抢险,从上游冲下泥石抬高穿城而过的小河河床,洪涛卷向两岸,我们顶着风雨卷起裤腿下河捞石疏通河床,鬼子站在风雨中对我们大声吼:“你们几个鸡巴人要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指挥”。有人嘀咕说,抗洪抢险,争分夺秒,大家吃饭都不长个了,谁不注意安全?说他打招呼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可就是这次抗洪抢险,一战友被垮塌的藏房院墙夺去生命。由此看来,啰嗦不等于拉杂,婆婆嘴也可能是豆腐心。可能是年龄大了,一纸命令让他转业,接替他的正是翟指导员。

我本有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考学无机会,提干无指标,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也没有感动上帝。站岗,劈柴,送水,种地,接待,帮厨,放广播,发报纸,办黑板报,写广播稿,写简报总结,在文化夜校为战士们讲初中语文数学知识,教战士们唱军旅歌曲,流下的汗水没法称量,付出的智慧众人赞扬,军报和军区报纸刊物发表不少新闻文学作品,曾参加西部战区后勤部、西部战区文化和旅游局学习培训,其上稿等级为大站历史之最,但我仍坐冷宫。其原因是说我曾写过一篇小小说叫《主要领导对号入座迁怒于我把我冷冻》。杆子来了,我心里充满希望,无奈我的一个错误既把他吓出一身冷汗,也让我遭受惊吓。

高原县城一度发生几起不安全事故,也引起兵站恐慌。那晚在寝室看书久了,就想出去走一走。为壮胆,我揣着由我代保管的手枪出门,看见兵站接待室还亮着灯,就敲门进屋坐定,与值班员希各拉家常后起身离开,只听“碰”的一声,气流震得值班室烟盒四起。我和希各拉摸不着头脑,不知什么原因引起剧烈爆炸,四周都黑了,才发现我坐的方凳上火把柄。我慌了,枪走火了。奇怪,此刻我并未玩枪,怎么会走火?一把抓起还在冒烟的手枪一看,我恍然大悟,是放在我衣裤的手枪掉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触碰机头引发撞针击发了膛室的子弹,弹头穿过屁股下的木凳射入侧面墙壁。

好险,那子弹如果再向垂直方向靠,就会击中我的身子,屁股或腿。一会儿,杆子来到值班室问,谁打枪?希各拉说没打枪。怎么有火药味?我说刚放过一个鞭炮,很大的。杆子说,没打枪就好。我去别处看看。我以为为骗过了杆子,但他心知肚明,不好当面戳穿我的鬼把戏。第二天吃中午饭时,他把我叫去和他共坐一桌,对我说,你为人诚实,我需要你讲一句实话,昨晚的声音到底是枪声还是火炮声?声音从哪儿来?他的语气不瘟不火,我既内疚又心悦诚服。他润物无声,既是有声,也是和风细雨。我没回答,只是递给他一张纸条。我说这是我写的检查。他接过看后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最终我没受处分,可这事对我心灵的处分让我受了一辈子。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此事过后不久,他上调机关任行政处副处长,又不久调到远离小站百余公里的兵站任教导员。

从波罗风格到尼瓦尔的“甬吐”,从克什米尔绘画到汉族地方青绿山水,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同一支毛笔下激荡,相异的审美追求在同一面画布上交响。于是风格在冲突中慢慢升华,流派在碰撞里酝酿激荡。一千年飞逝,唐卡绘画也从印度走近中原,地貌由黑瘦变得白皙,眼神从苦行深邃变得温良儒雅;不同的形貌特征蕴藏同样至纯至净的静穆庄严。

第一节 西藏绘画的山水嬗变

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人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就会产生山水画,山水画其实是如何认识空间、体现空间、表现自然和精神状态的艺术形式。西藏绘画背景中的山水画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吸收、从简单到繁复、从不重要到重要的演化过程。本按时间顺序,分析西藏绘画中山水画法的发展、演变和嬗变。

一、前弘期的山水画法

由于天灾人祸等历史原因,前弘期的绘画作品现存数量极少。大昭寺法王自修室外的壁画《金刚界佛及狮吼观音》传说是吐蕃时期的作品,在此画中虽然用红白两色的圆点来装饰背景,但是并未见到有明确空间(山水)的表达。

二、后弘期的山水画法

10世纪“上路弘法”的过程中,阿里及卫藏地区直接学习和模仿克什米尔样式绘画,比如绘制于现存于东嘎遗址壁画中的《岩石双鸟》出现了对空间、对自然环境的表达。托林寺迦萨殿外东北塔中发现的11世纪壁画《水难图》中,画家已经用大量线条来表现河流。“下路弘法”时的扎塘寺和夏鲁寺绘画兼顾了汉族地方绘画和波罗艺术的特征并融合了本土审美,但在表现山水方面,代表性的遗存并不多。

早期佛教绘画有可能是按照石窟模式来构图的:画面中间有主尊,主尊后面是洞窟空间。洞窟之间是用山石来做分隔。这种棋盘的绘画,越早期就越接近石窟的概念。在早期唐卡《绿度母》中出现南亚植物和山石图案。画中碑状立的山峰参差排列,组成蹉跎形石室,这种岩石造型将在西藏绘画史上持续很长时间。这一时期的山水、水流、树木等,都是以平面化、图案化的粗朴风格出现,成为西藏绘画后弘期的重要特征。把11世纪的《绿度母》、12世纪的《贡塘喇嘛向》以及13世纪的《黑水城的绿度母》三幅画的局部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后弘期以后的山水画法逐步从简单变得丰富,从图案逐渐走向写实。

三、尼泊尔艺术影响下的山水画法

14世纪的尼泊尔绘画,已经没有石窟的概念了,透视立体逐步被消解,变得装饰化、平面化。在萨迦派的主导下,尼泊尔画风影响到了西藏腹地,卫藏地区的寺院先后出现了很多代表当时绘画艺术最高水平的作品。

夏鲁风格时期的山水画法。14世纪前后,在萨迦寺、夏鲁寺等地形成了“夏鲁风格”。现存于夏鲁寺前殿回廊的《文殊菩萨与两位侍立菩萨》使用蓝色背景来表现天空,空中白云飘逸。画中的莲台是从一个小水池里长出来的,有了天空和地面,就意味着空间的出现。而夏鲁寺的另外一幅壁画《龙尊王佛法图》,画面是在红色底色上,画出黑色的树形,再用不同冷暖的绿色来画树叶。同样在主尊的前面也画了一个水池,水池中长出莲花和各色吉祥物。正是这个处在画面下部中央的小水池,将会慢慢发展、演变成西藏绘画中山水画的重要部分。

江孜风格时期的山水画法。从白居寺吉祥多门塔的壁画《四大天王》上可以看出,受汉族地方画风的影响,江孜壁画已经出现了具有地面、天空、流云、植物的山水空间,并在汉风的基础上有了本土化倾向。但在15世纪的壁画局部《风景》中还有尼泊尔绘画的特点。

“古格样式”山水画法。托林寺有一幅壁画《释迦牟尼诞生图》,绘制于15世纪,画面中树的面积被加得很大,由此可见画家对配景山水的日渐重视。在古格王宫的白殿里,还有创作于公元十五世纪的壁画局部《四季神和五福神》,画中的蓝色的天空和连绵起伏的五彩云山,组成了一幅恢宏的西部风景,各色神祇或行或骑、点缀其间。画中千沟万壑的濯濯童山和当地“河湖相”地貌特征很接近,而藏青色描绘的少云天空,也和阿里地区的干旱少雨的气象也相对应。应该是画家对当地地貌的观察后的描写。

我们可以看出古格风格山水画的构图具有以下特征:风景左右均衡地安排在画面下部。具有早期绘画“人大于山、水不盈丈”的特征。善于观察自然,用红、蓝、绿、白色等的土山来表现当地地貌。有山水、云的衬托,背景平涂的蓝绿色成为了天空,意味着空间观念的出现。树、山、水、花、云等物象以图案化、装饰化的手法表现。

古格红殿里有一幅创作于16世纪的《白度母》。从这幅壁画可以看出西藏绘画的山水构图模式的确立,这个模式是:画面底部中间有一个水池中长出莲花枝蔓,卷曲翻腾的叶托起莲台和主尊;此外,画面两边是均衡的山地,地面上为蓝色天空成为主尊的背景陪衬。这个模式继承了后弘期圣像式构图,并在“夏鲁风格”和“古格时期”发展,往后传承与到勉唐派、钦孜派和嘎孜派及其各派子系,成为唐卡绘画中山水布局的经典样式。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

五色海

第1092期